



## 五月花竞巧 街头粽争新

文 / 龙玉纯

商场、超市和报纸杂志上那五颜六色的粽子广告不停地提醒我们：中国人的传统佳节——端午节就要到了。端午节吃粽子，现在老幼皆知，但如果要追寻粽子的历史，就得花上一番功夫。

浓情端午，“粽”享佳节。竹叶青青白糯香，细姑裹粽过端阳；折成五只尖尖角，添上红心鸡蛋黄。以前，我总是不解，粽子为何要包成“尖尖角”呢？

关于粽子的来历，南朝梁吴均《续齐谐记》和宗懔《荆楚岁时记》中均有记载，农历五月初五诗人屈原自投汨罗江后，楚人哀之，每于此日投五色丝粽于水中，以驱蛟龙。

时光流转，粽子的花样越来越多，也越来越受人们的喜爱。1988年在江西省德安县出土的南宋周氏墓里发现两只粽子，这是迄今所见的华夏最早的粽子实物。粽子系在放置于死者右手的桃枝一端，外皮为粽叶，萱麻捆扎，长6厘米，宽3厘米，现存江西省博物馆。

粽子可算是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文化积淀最深厚的传统食品之一，它浑身充满“中国元素”。中华民族历来讲究勤俭，尤其是对粮食。端午正值江南的黄梅季节，粮食等农产品难以保存，容易发霉变质，于是，人们把糯米杂粮等用植物宽叶包裹，放到开水中多次高温煮透，反复杀菌消毒，得以较长时间保存。之所以用箬叶、荷叶、菰叶包粽子，一是取材方便，这些叶子在农村河边容易采集，二来这些植物叶子香气清新，煮熟后更是清香扑鼻，形式与内容相得益彰，正好符合中国人崇尚绿色的标准。

粽子流传至今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：不管家境贫富，都做得起吃得起。富家可以包火腿粽子、肉粽子、八宝粽子等，一般家庭可包红枣粽子、蛋黄粽子等，再贫寒的人家也可以包白米粽子、杂粮粽子等，无论什么口味，大家都一样乐在吃粽中。

万水千山“粽”是情。面对从岁月深处走来的、各式各样品种繁多的粽子，你会做出怎样的选择？比如嘉兴五芳斋的鲜肉粽，吃到嘴里芬芳和润、酥烂嫩鲜、肥糯不腻，每次吃过总给我太多的思念；北京的果脯粽子，尤其是大黄米果脯粽，黏韧而清香，甜而不腻，有种和糯米粽不一样的风味；广东的什锦粽小巧玲珑，外形别致，状如锥子，以鸡肉丁、鸭肉丁、叉烧肉、冬菇、绿豆等调配为馅，清香鲜美，风味独特，一次吃四五个才叫过瘾。

这几年，粽子传到了国外，用芭蕉叶包裹的越南咸粽，馅里有瘦猪肉、虾米、红豆和咸蛋黄；菲律宾粽子呈长条形，风味与咱们江浙一带的粽子相似；泰国人包的粽子个头小如鸡蛋；委内瑞拉的粽子则以玉米面为主料；新加坡人喜欢吃花汁粽子；日本的粽子酷似钟形；粽子如今在非洲地区也很受欢迎，只是听说这分量要比我们的大上很多倍……大千世界，无奇不有，有机会不妨去看看，顺便也饱饱口福。

## 汨罗江上的记忆

文 / 梁瑞柳

蝉鸣最烈的时候，也是盛夏太阳最烈的时候，我们三五同学，必结伴向汨罗江走去。

其时，我们正在湖南师院平江分院“开门办学”。所谓开门办学，在我看来，实在是“关门办学”。平江分院地处岳阳平江与汨罗搭界的偏僻乡村，小地方名叫时丰，学院地址原为国营茶场，稍加改造便变为平江分院。

因为偏居一隅，远离长沙的喧嚣，便可静下心来上课读书，这是鼓动我们开门办学的官员们始料未及的。

平江分院就在汨罗江边，约半里地，穿过一片茶地，可见一片鹅卵石河滩，那便是遐迩闻名的汨罗江。其时，酷暑难耐，于是我们便结伴到汨罗江，偷得一时的凉爽。

江面宽约百米，每日我们仗着水性，往来江上，游个痛快。也有水性不佳者，面露难色，只能在江上浅处游玩，口中直呼“和屈原做伴，和屈原做伴”。

当时，王昌猷教授正给我们讲《离骚》，且授业处正在三闾大夫投江之畔，让人生出无限奇妙的感觉，这种感觉中最强烈的是屈原的殉道精神。我不禁无限感慨，眼前的这条江，结束了一个高贵的生命，同时，也成就了在中国文学史上一个伟大的形象。我至今眼前仍浮现王教授绘声绘色朗读屈原名句的神态。“长太息以掩涕兮，哀民生之多艰”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！”“亦余心之所善兮，虽九死其犹未悔”……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屈原，那种敬仰之情，无以言表。

此后读《橘颂》《涉江》《怀沙》

《九歌》《天问》《渔父》，我越走

近屈子历史的

深处，越对这

位中华民族最伟

大诗人，怀着膜拜的

感情。

那个特别的夏天，我就在这条特别的江中，度过自己最美好的时光。

我曾经与同泳的朋友说，在汨罗江游泳，是不是会亵渎屈子？朋友很坚定地说，不，绝对不会，我们没有能力拯救屈子，但我们至少可以陪伴屈子。

时间伴随汨罗江水流淌了三十多年，机缘让我和余光中先生有多次交往。我记得有次和光中先生在火宫殿闲聊，光中先生突然问我，你觉得孔子和他学生曾子同行时，谁先谁后？这问题一时让我犯难，想了半天，以为是脑筋急转弯题，想来想去，仍无法猜出，只好直言，这实在是没办法回答！光中一副神秘莫测的样子，说，这还不知道！争先恐后吧！引得哄堂大笑！这是光中式的高智慧幽默。我也趁机跟光中先生说，你说过“蓝墨水是汨罗江的上游”，我曾经很长一段时间，整天泡在蓝墨水里呢！光中先生笑而不语，眯眼打量我半晌，说，你不成了作家吗？我们不约而同，哈哈大笑起来！

时间又随汨罗江水流淌了十多年，光中先生也已经作古，但他要做屈原和李白传人的誓言以及蓝墨水上游的诗句，言犹在耳。它和民间一年一度的龙船、粽子，留存在中国大地的每条江河中。

端午——中国历史最恒久、盛大的、凝固的诗篇，当你吟诵这样的诗篇时，才会真正感受到，文学只有走向民间，才能获得永恒的生命。

## 端午又念糯粽香

文 / 何田昌

“五月五，龙船下水打烂鼓。”端午节将至，因疫情原因暂停两年的龙舟赛，重新在故乡道县开启，朋友圈关于划龙船的消息，几乎刷屏。

与划龙船一样，作为端午节标配的，还有包粽子吃粽子的习俗。现今的年轻人，或许多有不解：包粽子吃粽子多简单的事，为什么一定要挨到端午节呢？这代人生活优渥，自然无法理解他们长辈当年生活拮据的苦涩。长辈们想方设法，拿自己种的粮食变换各种花样，来充盈节日的喜庆氛围，或者让一家人特别是小孩子解解馋。

在故乡，对端午节包粽子是非常在意，也很有讲究的。

每年，在盘算自家的几亩田土种什么时，父母注定会预留出一块旱涝无忧的稻田出来播种糯谷。不然，到了每年端午节，别人家的孩子尽享粽子的浓香，而自己家没有，不仅自己的孩子会哭，也许这家孩子的母亲和奶奶会比孩子哭得更伤心。要想包出来的粽子色泽好、味道香、口感好，单有优质的糯米还不行，还得用上好的草灰浸泡糯米，还得有红菜豆和少许纯正的生茶油掺和着包进粽子里，还得有无缝孔、不老不嫩的早早晒干备好的竹叶。用糯米包好的粽子，必须小火慢火掌握着火候，用大铁锅熬制一整夜，熟透了才能吃呀。所以，用来烧火的干柴得要事先准备一大堆。

这些话，今天说出口来，不少人也许会笑。而在我的故乡，真正意义的山，上面长的多半是茅草，没有几棵树。平时用作烧火做饭的、比茅草好不到哪里去的柴火，是农活之余到别处砍回来的。我记忆之中，每年队上分给各家各户的几棵松树，以及春天涨洪水时从上游冲下来、漂浮在村前潇水河河面上的树枝树壳，被父兄们打捞回来，锯断劈开码堆晾干后，都会被整整齐齐地放到伙房楼上熏着，以备熬粽子用。家里大人对端午节包粽子的重视，可见一斑。

我家里，奶奶是一家之主。她一生吃过太多太多的苦，守寡养大父亲和两个姑姑，受到敬重自是当然。童年时候，我们得到奶奶的关爱也是历历在目。奶奶的善良、贤惠和能干，在故乡也是出了名的。尽管家里不富裕，甚至是捉襟见肘般困难，但是，奶奶每年包的粽子，除送一些给姑姑等亲戚，还会分送一些给邻居和村里其他长辈。她的能干和善良，不仅令我们即便在艰苦年代依然没有缺少幸福和快乐，还让我们自幼受到感染，懂得将快乐和幸福与人分享。

我从故乡到双牌工作三十年有余。其间，父母相继去世，而奶奶过世时，我调离家乡仅仅半年左右。这些年，涂鸦的陋章拙句里，爷爷和父母都有提及，唯独不曾提到奶奶。也并非我对奶奶没感情，恰恰相反，我对奶奶的感情之深，堪以言最。当年，她矮小的身躯、瘦弱的肩膀，背着我在病房的过道和县医院的院子里，不知转了多少圈。外出参加工作和结婚生子后，我带着襁褓中的女儿回老家时，她抱着女儿从村前到村后，也不知转了多少圈。多年来，我一直想写几行文字祭奠她，却总是不知从哪着笔。

今又端阳，写下这些关于包粽子习俗的文字，自然而然勾起自己对已逝去三十二年的奶奶深情的怀念。当年，奶奶亲手包的糯粽，清香犹在口鼻，总是令人难以忘怀。

